

## 雕塑家维尔夫雷德·贝赫 (Wilfried Behre)

——福利和社会工作领导人华尔特·兰姆普于  
1996年10月20日在昆斯特威伦-热登的奥特  
玛-凡-鲁本公园贝赫雕塑展开幕式上的致词

正如1995年5月6日“NEUE PRESSE”所写道的，雕塑家维尔夫雷德·贝赫总是用锤与凿子和永恒打交道。凿石已然成为他人格的一部分。他说：“石头对我意味着永恒。”

许多教堂的神坛都是以石头做成的。在许多不同的宗教中，祭坛和石头都立于神圣之地的中心位置。竖立的石头不仅象征着个人的神性，更是对祖先的一种致敬——是胜利的纪念，契约的象征。在《圣经》故事中，雅各布对其施涂油礼的石块，正是一座献给神的启示的纪念碑。

石头作为永恒的一个象征物，弥漫着神秘的气息。不，它不是冰冷的、而是自身具有活力的生物。如果艺术家从地上拿起一块石头，他应该像触摸大地生命的一部分一样触摸它。

可以这么说，每个人都渴想永恒，而石头就是永生的象征！所以贝赫想做一名雕塑家。自从他从师于日本教授 Makoto Fujiwara 时，他就已把这令人着迷的石头整合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了。

对维尔夫雷德·贝赫来说，石头同时意味着行动和体验。

在一个山脚的采石场，贝赫做成了一座石雕，然后用飞机将完工的大理石雕运至山顶置放。他想要归还一些东西。这石雕只能屹立在山顶，因为山脚不像山顶那样唤起人类心灵内在的空间感。在山颠，雕塑接近天宇，因此也远离红尘而接近永恒。

1989年起，他在汉诺威(Hanover)的Maschsee创作“全球之石”系列。第一个七件组雕能同时从东岸和西岸被眺望。贝赫有个计划，希望在不同的国家创作更多这样的组雕，从而与“全球之石”系列象征性地连接一体。

艺术作品既可以唤起有形，亦可唤起无形。艺术可以安稳箴默，也可以发出呐喊。我们用来装饰家居的常常不是艺术，而是装饰。装饰固然重要，但艺术家 J. Beuys 说，艺术总是要宣告一些什么。维尔夫雷德·贝赫愿意接受这一责任。在贝赫那里，艺术与宣言是融为一体的，因此他的艺术可与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。

1991年元月到三月，贝赫发动几位雕塑家，在汉诺威的歌剧院共同创作了一件作品，以纪念海湾战争的受难者。这些石雕也呼吁和平，劝告和解，带着一丝对日常生活的悖逆。

1990年伊始，走在汉诺威人行道地带的过路人，惊异地看着一个手持短斧、劈着圣诞树的人。许多劳作之后，这些树被做成了一张供无家可归者享用的床。艺术一方面披露了社会不公，但也同时说明有更美的东西超越其上。比如1992年贝赫创作的《喷泉》，立于汉

诺威盲人协会所在地的入口处。飞溅的水对盲人来说成为一种路标，使他们能够参与到日常生活中来。

这是我对放在入口处的维尔夫雷德·贝赫的作品的感受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有生以来第一次将石头与生命联系在一起。

因此，维尔夫雷德·贝赫通常是露天，在行人的眼光下工作。他与行人说话、聊天，许多人如销售助理、计算机专家、生产线工人或者是医生，第一次目睹到艺术家的劳作与他们自己一样辛苦，从而彼此间建立起某种联系，增进了相互之间的理解。

在维尔夫雷德·贝赫的作品中，水和石头这两种元素一再地起着作用，比如这个展览中的大型日光喷泉石。这件石雕意为当日光照射时水才会流淌，水是通过阳光和云的互动得到调动的。在这件作品里，水只在白日时流淌。从日出到日落，日光决定了从石头中冒着泡的水量。水和石头同时具有了永恒的质地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需要这种永恒以抗衡现实。

因此，作为汉诺威“AuE-Kreativschule”的第一任主席和萨尔兹堡1994年国际暑期学院的教授，贝赫的艺术活动总是具有自由创作的精神，贝赫想将这种精神传递给年青人，以及通过他谦逊的教育，传递给儿童。通过石头这一介质，他要人类认识到他们应对造物担当起责任，同时也要告诉他们，不加害于万物乃是一种责任。

维尔夫雷德·贝赫并不认为艺术是使人迷失方向的工作，而认为它代表一种立场，能够引发讨论。比如位于汉诺威盲人协会入口的《喷泉》，水冲击着石头，标志着一种方向。不同的平面不仅能被看到，而且能被感受到。这是一件激发感性与智性的艺术品，从喷泉上你能听到和看到自由，你能认识到生态平衡，会不知不觉地成为它的一部分，通过触摸这件雕塑，你能感受到和平和美丽。

有些东西能让我们感受到“自在”。我们感受，我们听、看，甚至闻，所有这些意象将我们置于一个场景，一种美学的体验。

Gomez Davila说，哪里有艺术，哪里就没有魔鬼。美丽是对真实的一种礼赞。《圣经》赋予石头以灵魂，所以不允许你雕石头，但是后来可以雕石头了，尤其是用石头作祭坛，因此在宗教语言中，石头是有灵魂的。通过艺术，我们可以接触到这个灵魂。但是我们不雕凿灵魂，而是灵魂雕铸我们。

打石雕是一个慢活儿，艺术家一再地被迫面对石头的年纪。对维尔夫雷德·贝赫来说，石头是一个生物。所有的生物都有它们生存的时间，如果我给生物时间，我将同时给予彼此以光荣。当艺术家打石雕时，艺术家与石头的关系因雕凿而成长。我给它们时间，它们也给我时间。因此石头代表速度和肤浅的对立面。与这样古老的石头打交道，贝赫意识到自己的人格与躯体是多么微不足道。

在世界的万事中，我是一个小小的轮子，我只是永恒的一个渺小的访客。打石雕无法快速，因此维尔夫雷德·贝赫打石雕前，不做任何图形，在打石头的过程中，他只取下很少的部分，这可使艺术一遍一遍地审视石头的形态。这种劳作也是冥想的一种，当作品完成，贝赫内心感觉很安宁、沉静。雕塑给了他一种和谐的感觉。

艺术家在超自然和现世之间起着媒介者的作用，打石雕，艺术家常常感到他永远无法变得像石头一样古老，从而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人世的速朽，这种感觉也同时给人享受当下的动力，一位美国修女曾说：今天是我此生所余时光的第一天。通过雕刻永恒的石头，这句箴言变成了现实。维尔夫雷德·贝赫说过：在打石头的时候，我越多地想到永恒或是死亡，我就变得越加有活力！与此同时，我与完全日常的事情间获得了的一种新的关系。比如我不会抱怨下雨，而会感觉到雨点的清新。

我打的石头有时可能已存在了2百万年，而我有朝一日可能会老到80或90岁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设法能让石头表达它所拥有的永恒性。所以，是石头给艺术这样一个机会而不是相反。贝赫说，在打石雕的过程中，他已经体验到石头触及了他的灵魂。或许当我们凝视石头时，应该让石头触及到我们的灵魂。